

白鹭

文/杜怀超

白鹭,在记忆深处,飞翔于宁静的湖泊、滩涂或水岸,一个闪耀的白点,聚集着时空里的能量,一次次高飞、降落,弹奏出天地间神性的乐曲。它的身后,是郁郁葱葱的树林,是散发着原生态气息的村庄,是深藏着的大地对岁月的恩典。

这是久远的田园水墨画了。曾经的“依依墟里烟”只能在电子媒体里出现,凝结为我们夜深的梦呓。动物撤退,村庄撤退,我不知道,撤退到城市心脏的人们,会不会有一天撤退到小小的内心?

我漫步在这座城市,雾霾、粉

尘及尾气无法拒绝。肆虐生长的高楼,在俯视大地。怀念风吹麦浪之际,有过瞬间的恍惚——这鳞次栉比的楼群,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庄稼?

野地。成群的白鹭伫立岸边,白色的身影,是大地内心捧出的棉朵。带着江南气质的野地、苇丛、荷叶、断桥和失修的木舟,表述着自然细节。清香的气息从黄昏里传来,一种生长的萌动。

我打量这镜象。城市丛林里,一块给白鹭的野地。白鹭,在绿意里梳理羽毛,生动的洁白,赋予水的灵性和活力。“一行白鹭上青

天”。这些白鹭,没被不速之客惊扰。不远处是人口密集的小区;还有汽笛声、火车撞击铁轨声,铿锵的奏鸣曲,白鹭已适应?

一刹那,故乡久远的乡野气流,沿着白鹭的羽翼复活了。缪尔说:“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。”荒野是人类生存的根基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需要一块荒野来滋养精神。

我注视着这群白鹭,多年浮萍般的漂泊生活,有了生根的响动。■



秋韵
画作/余晓星

爬瓜

文/徐慧

不知为什么,这些日子总想起小时候爬瓜的事儿。

生产队有一块几亩大的瓜地,从瓜半生不熟开始,就成了我们小伙伴瞄准的对象。白天生产队安排两人看瓜,一是张老头,碰到小伙伴偷瓜,只要不乱踩瓜秧子,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;一是杭子,成天拿着土铳围着瓜地转,据说土铳里装满了炸药和沙子,能打100米左右。二哥那帮少年,有一次躲在玉米地里,被他放了一枪,沙子蹦到身上,还火辣辣的疼。

一次爬瓜被杭子发现了,他拿着土铳就追,吓得我们拼命跑,跳进河里游到对岸,我呛了几口水才被二哥拽到对岸。

晚上是瞎子看瓜,他的听力极好,嗅觉更奇特,离他三四米远,他都知道你是谁。我怕瞎子。那时他总喜欢抓住我讲小鬼的故事。

当时,我人小鬼大点子多,是小伙伴的“智囊”。要想爬瓜成功,必须讲究技巧:瓜地的东面是红薯地,不能藏身;北面是豆地,扎人不

说,还容易被过路人发现;西南面,是高粱玉米地,但里面有鬼。不过有一条小河沟,顺着河沟,向北就能跑进庄里,向南就能跑到运河,再者有瓜鞍子挡着。

“但这还不够。”我给小伙伴继续分析:“杭子贼着呢!必须有个人缠住他,打掩护!”

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,被他看破了,还不要命了?!”

“我!”“你?”小伙伴们愣住了。

我信心十足地说:“对!你们还记得吗?昨天下午,我们割草回来,杭子喊我,我装着没听见,没理他。”

“对!他喊你打拳给他看,说给你瓜吃。”伙伴们恍然大悟了。

“下午你们拿着我的杈子,我翻跟头从瓜鞍子旁边走,他准会叫我。这时,我打拳给他看,你们就可翻过河沟爬瓜了。”

这天当我翻着跟头路过时,杭子果然喊道:“喂!四能子,你给我打拳,我给你瓜吃!”

“不许骗人!”

“小兔崽子,谁会骗你?!”

“那好,我想吃啥瓜,你让我自己摘。”

“好嘞!”

张老头也在一旁笑。

我就缓缓热身,先来几个前翻,然后又来几个后翻,接着耍起了倒立,引来一阵阵喝彩,哪还有心思看瓜?最后又要耍起了“三晃膀,打人不听响”,杭子也是练家子,哪个地方姿势不准,他还一个劲地指点。这样一折腾就是个把小时,估计差不多了,我就说想吃瓜了。

杭子说:去吧,别踩坏了瓜秧子。我就故意到瓜地北面寻瓜。捡到大的,就采摘了,坐在地上吃起来。

杭子说:以后想吃瓜就过来,别像其他人那样偷,偷瓜让我逮着了会挨揍的。

从此还真像杭子说的,我再也不想偷瓜了,想吃就到瓜鞍子前溜达一番,有时杭子还专门捡好吃的瓜采摘下来,叫我带回家。■

一个人的中年

文/陆泉根

十二年前,我在小镇上教书,妻子在附近医院上班,小日子过得平稳。我以为我将在小镇上终老时,生源开始减少。我脑子一热,跳槽到了现在的城市。

刚进城,我任教于一所职业中学。班级的“刺头”不少,我展现威猛的方式是拍桌子。中考后,招生任务泰山压顶,我们带上笑容和宣传单上路,到偏远的学校去。

比起孤独,辛苦算不了什么。妻子难以调动,我成了“有老婆的单身汉”。无聊时,沿着小区外的马路暴走,累了,慢慢回头。路灯亮了,我在路边摊头坐下,摊主心领神会,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

女儿到城里上学,我开始买菜、烧饭。家务活对我来说就是应付,跟偷懒的孩子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。

长假,我是一定要回老家的。最害怕冬天回老家,寒风无情,收拾了很多人:我的父亲、妻子的祖母……

我满头的乌发,已凋零。有人说得形象:中年是个卖笑的年龄,既要讨得老人的欢心,又要

做好儿女的榜样,还要时刻关注老婆的脸色,不停地迎合上司的心思……

一位朋友安慰我:现在交通便利,分居不是个事。距离产生美,寂寞也可利用来做些事情,比如读书、旅行。

刚到城里时,女儿才上六年级,现在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。那天女儿要我找些车票。我随手翻了翻电脑包,竟摸出二十七张来,不薄的一叠,全是往返于这个城市和小镇的。十二年,记不清我和妻子有多少个往返,丢了多少张车票。其实,我们丢弃的,又何止是车票呢!

“中年的妙趣,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,认识自己,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,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。”梁实秋先生旷达随缘,这种境界,我永远到不了,但我对自己的选择,并不后悔。

没几年,妻子就能退休。我在等待。一个家没有女主人,其伤害不亚于寒风和暴雪。就像刘亮程说的:“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,我们不能全部看见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,孤独地过冬。”■

我心中的《布列瑟农》

文/荣根妹

在我心中,《布列瑟农》不单是经典耐听的外文歌曲,还是连接外在世界和心灵的一根风筝线。曲子缓缓响起,世界安静了,蜷曲的心灵舒展了。

马连修恩的声音直入我心,是一见倾心,也是一往情深。

多年前,在电台主持一档节目。那天,心中堵塞着沉甸甸的烦闷。匆忙赶到直播室,随手拿了张碟作为垫乐。当前缀钟声踏乐而来,一种被震慑的欣喜涌上心头,那是一种心被牵着走的心甘情愿。呆呆地听着音乐,隔音窗外的导播使劲敲玻璃示意节目开始的时间到了,才恍然关掉音乐。

歌与人的相遇,大不同于人与人的相遇。人的相遇常常奈何现实功利,与歌相遇则是心中的

荒凉遇上了彼岸的七彩云烟。

人活一世,从哪里来,往何处去?这样一个问题,简单又复杂,纯粹且多义,总让我们惴惴乎茫然无措,需要真实的所在让肉体得到休憩,让精神得到滋养。而《布列瑟农》梦幻般深情的曲调、磁性忧伤的歌声,构筑起心灵的私宅。

经典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许多事过去了,心境也和以往不同了,但仍喜欢《布列瑟农》——被迫离开家园,但对家园的依恋从未改变。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《布列瑟农》,那是一个人生命的源头、精神的皈依。当家园变迁,须在心中构建一个恒久之家,从隐隐的钟声响起,到哒哒的轻轨声渐渐消失,深沉舒缓……■

起名

文/马浩

外甥喜得千金,让我给起名。

起名是有点学问的,若说暗含着多少人生密码,那是糊弄人的。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代号,喊起来上口,听起来顺耳,写起来简便,若附着某些人生哲思,那就锦上添花了。

曾听一友人讲述给女儿取名的事,他结合五行八卦,给女儿起了个带水的冷僻名字:“泚(yī)”。麻烦事来了,办出生证、上小学……每次报女儿的名字,都要如此这般解释一番……

古时候,人都有名有字,比如孔子,姓孔名丘,字仲尼。起名,大概是汉族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。

鲁迅原名周树人,字豫才。鲁迅本来叫周樟寿。据周作人回忆,樟寿是祖父起的名字,豫山读音与雨伞相近,又请祖父改为豫才,后来鲁迅来南京读书,自己改名为树人,字未变。现在看来,鲁迅自改其名,似很寻常,但在那个时代需要勇气,身体肤发受之

于父母,名字亦是父辈所恩赐,不能随便更改,往小里说是不孝,往大处讲是离经叛道。

过去在乡村,起名似乎没这么多讲究。那时,父辈们大多目不识丁,为了孩子好养活,起名大多很接地气,诸如狗剩之类。据说难听的名字,阎王爷不收。掉渣的土名也折射了父母别样的爱。待孩子长大读书,在名字前面加个姓便可。孩子觉得名字不雅观,便自己改名,张大粪或变成了张大奋。过去户籍在村里,户籍的名字大多是小名,那时没有身份证一说,人亦很少出远门。若出远门,兜里揣着盖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就行了。现在孩子一出世,名字作为个人信息,要入户籍,成为你身份证的代号,想更改要费不小的周折。所以孩子生下来,就要想好名字。

说到起名,联想了许多,赶紧打住,给宝宝起名。小丫头乙未年正月廿二未时,出生在南京。我起了个名字——未宁。所含的信息是:属羊的她,未时出生在南京,希望她未来过着宁静的日子。■